

□周养俊

夜村的灯光

夜村是个不起眼的小镇，静静地躺在大山的怀抱里，老人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年了，一直就这么个模样。

你来到夜村时，人们并没有觉察邮电所的变化，可是当你挨家挨户地征求对邮电所的意见时，大家才知道邮电所来了位新所长。不久，邮电所的门窗绿了，新了、亮了，营业厅里的地板能照出人影儿了；邮电所的后院里种上了蔬菜，靠墙根的地方养上了花草；邮电所还办起了职工灶，那几个跑乡邮的小伙子

送信送报回来就能吃上热饭了。

你的个子不高，长得很敦实，方脸庞上有一对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从你的眼睛里，夜村的老人认出了你，说你父亲当年在这里送过信，穿的就是你这样的绿衣服，和你年轻时时的父亲一个样儿，就是比你父亲结实、和气。当然，他们并不知道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做过十多年乡邮员，干的就是父亲当年的工作。他们也不知道，你的父亲因为终年在深山里奔波，落下了腰腿疼痛，现在身体状况很差。他们还不知道，你

调到这里工作，离家更远了，因为孩子还小，家里的一切只能靠体弱的妻子一人来承担。

也许就是这些，你非常热爱你所从事的工作，把邮电所的事情看得比天都大，父亲犯病多次，你只请过一次假。夏收秋播，妻子忙不过来，几次打电话要你回家，你只答应就是没有行动，气得妻子再也不指望你了。儿子一年到头见不上你几次，小时候总是把你叫叔叔。

来到夜村，你几乎每天都活动在这座小鎮上。晚上也还在清理一天的账务，安排明天的工

作，作使躺躺在床上也在思考以后邮电所的发展。第二天凌晨，小镇上又是你第一个打开灯，打扫卫生，帮助厨师烧水做饭。周围的人都问你，是不是晚上不睡觉，怎么晚上你们邮电所总是亮着灯。

其实，你白天做的事情更多，除了正常工作，还给养殖户送信息，为养猪的送饲料，帮药材商搬东西。夜村镇东头的张老汉常年有病，你每月准时把张老汉儿子寄来的钱送到张老汉的手中。镇西头的李奶奶不识字，每次存款、取款都要你帮助，最后干脆把存折都交给你，乡亲们说李奶奶信任你胜过信任他儿子。

这话自然是玩笑，但是，七八年纪大的人要你替他们记存折密码却是真的。你知道这信任，是用钱买不来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建立的。有一天，你看到邮局将开办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消息，这时夜村镇儿户做生意的人都在为资金周转不开犯难，你想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市邮政局，申请开办小额贷款业务。那时，中国邮政还没有一家机构开办这一项业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

段时间的努力，你终于取得了成功，由于解决了几十位农户的生产生活资金问题，邮政小额质押贷款业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引起了银监部门的关注。中国银监会三部的主任带着北京、上海等六省市银监局的同志，来到夜村调研小额质押贷款业务情况，对邮政部门开办贷款业务给予了充分肯定。

很快，市邮政局在夜村举行了邮政储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启动仪式，地方领导、邮政局、银监局、林业、农业等10多个部门参加了启动仪式，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到3个月时间就办贷款40多万，为39位搞运输、养殖、家电维修和粮食购销的农户解决了燃眉之急，《金融时报》、《南方周末》等媒体相继报道了夜村邮电所办理质押贷款服务“三农”的事迹。

这是一个夜村人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国家银监会一位副主席从北京来到了夜村，听了汇报又进行实际考察了解，临时时紧紧握着你的手表扬你，为邮政行业在农村开办这项业务开了个好

分成稻草人等着麻雀来栖住。那时学校没有课外辅导读物，也不强求你订配套的复习丛书，锈迹斑斑的铃声一响，就得背上母亲交给的竹箩，这是那阵子的课外作业，不完成还不是罚站的小问题。

作为男孩，十三岁那天，父亲会给一把刀，每个男人都得带着，一直要陪到老。可惜父亲给我刀的第二天，我就把它弄丢了。父亲非常生气，但没有骂我，因为在我们村子，十三岁便成年了，骂与打是最无用的做法。说到刀，我们村子也许受过去刀耕火种的影响，刀的锋利与否，可以看出持刀人的本事。农闲的时候，父亲都会抽出系在腰间的刀，在粗糙的石头上打磨，那是他的休息方式。而十三岁的女孩子，母亲会给一枚针一股线，让你缝补。时间的边边角角都缝到了一双双鞋垫上，那是飞翔着的小鸟，那是含苞待放的花朵，那是她们心灵的憧憬。

一季雨水就能把泥土冲渡下去的农田，全都是坡度很陡的山地，玉米是主粮，间种的还有苦荞、大豆，一场风便会让丰收在望的庄稼化为泡影。山脚的河边有一定数量的水田，



在用心叵测的人那里，笑脸是最为凶险的武器。 漫画/赵春青

储 蓄

初，执著，心里就充满希望；有人储蓄着胆怯、脆弱、沮丧，阴霾便如影随形。有人不断汲取各种知识的营养，转化为智慧，给事业和人生提供巨大的“核动力”；有人只知享乐，心里储蓄的只有“自我”，这样的人生黯然失色。

人心就是一个储蓄罐，多储存一些真善美，就少一点邪恶丑，反之，多了一点假恶丑，就挤掉了真善美。失却了真善美的心灵，即使面对天鹅湖般的美景，即使面对优雅美妙的琴声，他们也只能“煮鹤焚琴”。人间美好的东西，他们或者视而不见，或者任意糟践。

人心这个储蓄罐，并非一蹴而就，是靠日积月累，点点滴滴而成，就像小时候的储钱罐，靠一分一分地积攒。我们多储存些雅致，可以让自己变得更美丽；多储存些知识，可以让自己变得更聪慧；多储存些善良，可以让自己的灵魂芬芳；多储存些高尚情操，让自己的生命充满纯净的绿意。所谓人生意义，不正因为心的正确储蓄，不正有赖于美丽心花的激情绽放吗？

□叶延滨

诗歌也是人生的一把伞



戴望舒的《雨巷》是首好诗，但好到几乎一开朗诵会就有人上台，也大大地起值了。有人总结了朗诵会的“老三首”。老三首是逝去的前辈诗人的诗作，一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二是戴望舒的《雨巷》，三是闻一多的《死水》；还有另一个版本，一是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二是臧克家的《有的人》，三是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后一个版本前些年朗诵得多一些，因为战争的硝烟没有散尽，革命的号角还响在耳边，这些诗属“火”，让人热血沸腾。这几年的老三首则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的上台多一些。原因很多，这些诗人都是学者教授型的，这些诗作选入了中学课本，这些诗歌都有音乐性的特点，读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能表现朗读者的才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三首诗都是属“水”，河水、雨水、死水。这里面有什么道理，我想会有论者感兴趣，我愿贡献这个选题，曾经读到方家高论。戴望舒的《雨巷》一直受朗诵者热爱，除了优美的意境，极富音乐感的诗行节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戴望舒表这个个人惆怅所选用的场景：窄巷、细雨、伞、姑娘，构成的戏剧性的场面，唤起了听众心灵的体验。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渴求——在雨中有一把伞，哪怕是一个陌生人，与你共用一把伞，走过一段路。有部电影叫《雨中情》，其实，城市里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事，一个人伸过他的手，让你在他的伞下，走过一段路，只是很短的一段，从剧场的门口，走到公共汽车站的雨棚下，或者是从超市大门，走到地铁的入口。这也许是最短的邂逅，也许是最短的同行，也许是最陌生的共伞，但会让我记住，人与人之间有时就需要这么一段缘分。一次帮助，不求回报，无须理由，甚至不知姓名，很快也许连模样都忘了。但会让人感到温暖，这种温暖让生活多了一缕射进心房的阳光。戴望舒没有与那个姑娘共伞，但是雨巷中那把伞，留在了诗行中，温暖了多少听众的心？

记得重庆的诗人李钢，也曾写了一个电视散文，并且在电视中充当角色。这部电视散文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青年在雨中遇到一个女孩，女孩主动让他与自己共伞同行了一段路，送他到了车站。后来，当这个男青年再次见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女孩不理

不寻常事已寻常

说到寻常事平常心，想起了鲁迅。我当年读书受教育的时候，鲁迅是旗手，是……有印刷为黑体的语录为证。我辈也是以仰视之情恭敬从学，以期从字里行间寻出微言大义来。

后来，进了大学，有了职业，结了婚……闲来没事的时候，翻读鲁迅，就发现他老人家也有寻常时刻寻常篇。

比如，他有一篇散文，说到河南出产的一种饴糖，甜而凉，好吃。别人送了他一些，来客人时，鲁迅先生便拿出来待客。客人也实在，糖吃了不少。鲁迅有些心疼，再来客人时，便不再往外拿了。当时放下书，第一感觉是，鲁迅这老头有点抠，但很平实、实在，和寻常人没多大区别。

关于平常心，最深的印象来自鲁迅先生的一次演讲。好像是在广州，听众多为中学生吧。演讲中，鲁迅说好书是因为有趣，就跟爱打牌赌博的人有瘾一样，即便是被公安局抓了去，关起来，出来后依旧要赌。此时的鲁迅没有为读书涂抹任何高尚文雅的色彩，只是强调了“有趣”，取譬实在出乎我辈意料。闻世澂说，愈久，发觉鲁迅此言至真。读此书是个苦活儿，须有瘾，否则便痛苦难堪。

读书如此，买书亦如是。对此，鲁迅翁有一比喻。我孤陋寡闻，没福气读到原文，是从



□冷丁

头，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小镇的乡亲们都向你投出了赞许的目光，要不是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大领导到这深山小镇上来呢？

仅隔一天，又一位北京领导光临夜村，走后大家才知道，这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领导，他在这里召开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座谈会，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以后，全国邮政开始进行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试点，不久就在各省全面铺开。这些，夜村的人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关注的是，这次来的邮政最高领导送给你一辆非常高级的红色摩托车，夜村的人从未见过这样的车，镇上的媳妇娃娃，还有那些年轻小伙子把摩托车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那羡慕劲儿就像是在看哪一家漂亮的新媳妇。

从这一天开始，夜村跟着你的名字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全省，走向了全国。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夜村忽然变得年轻了，四周的山更绿了，小河里的水流得更欢快了。

乡亲们说，邮电所是夜村的灯，你是邮电所这灯。

我那遥远的小山村

那是出产大米的地方，只是很少，到户那年我们一家七口人只有两亩不到的面积。大米饭可不是平时都能吃到的，过节或者有亲戚来，才能煮一些。我离开村子到很远的中学读书，家里的大米都被母亲安排给我。母亲说：“好好读书，今后去吃碗软饭。”母亲所指的“软饭”就是指工作人员由国家供应的大米，每月都有大米从那本绿皮小本本里领出，那是我们村里所有父母的愿望。尽管长辈们不太懂“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却卖猪卖牛，不让自己的孩子辍学回家。

田地归农民自己经营，日子变了一种模样。吃饭不成问题，可是村子里的年轻人却不愿待下去，被手捏得润滑的锄头把，再也掀不出与日俱增的梦想。他们抖抖身上的尘土上路，简单的行李卷里裹着的是对大都市的憧憬。当他们被用五十斤玉米换来的车票送到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才发现心里慌得不可收拾。那种心慌是五月初三还不见到雨水的急躁，是八月还不见稻穗低头的揪心。

老白椿树下，仍然是牛屁股后面拾牛粪的妇人们。缺钱买化肥，牛粪是最好的化肥，

重活做不了的老人，拾一些牛粪供给自家的庄稼，算是对每天得端的饭碗一个交代。牛出山后，老妇人们向白椿树下那片荫凉聚集，聚集到某家小儿子的婚事上。她们评说着一些事情的对错，她们也说自己：“从前，我们村有一个好看的姑娘，后来嫁给了一个有钱人，那可是非常非常有钱，后来啊，”后来的事往往在一声叹息里结束，其他老人一同陪说者叹气。偶尔有老头子走出屋子，拖着一支长烟锅，也凑在人堆里，慢慢地把烟袋里的旱烟丝撮出来，塞到烟锅嘴里，用不怎么听话的手划燃火柴，点燃旱烟。

最美的时候，青砖红瓦浮动在油菜花里，一群白鹭相约着，在牛背上聚会。



煤球的黑与红

遇见老刘，实感意外。那天我去拜访亲戚，亲戚的新家在城村结合地带，几栋新楼房不规则地摆着，道路还未硬化，准备做台台的地方，堆着泥土，上面扔满垃圾。一切很新，又很乱。我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询问，走走停停，无意中就遇上了老刘。

他正从一棟楼的楼梯间走出来，肩上挑着箩筐，黑色的双手挽住箩筐绳。我们刚好相遇，他一见我，就先笑了，脸上的煤灰，挡不住他的笑容。他一口叫出我的名字，我也高兴地說道，刘师傅，好久不见了！几年未见，突然相遇，倍感亲切，我们就那样相互站着聊起来。

六七年前，老刘家和我们家同在一个巷子里租房，隔壁而住。那时，他和他的老婆，推着一辆三轮车，每日里，不分早晚，为附近的食店、住户送煤球。他有两个孩子，男孩读初中，女孩读小学。我在巷子里居住了两年，他给我的印象，除了黑子黑脸不停地忙碌，只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如何教育他的孩子。

那时，老刘每天忙于送煤球，没时间管孩子，他那读初中的儿子受同学影响，一段时间里迷上上网吧、打游戏，常常逃课，不按时回家，荒废了学业。那两年，网络普及不高，全民谈网色变，一时，巷子里的人们都在议论这个不听话的娃。眼看着老刘两口子浑身上下沾满煤灰没日没夜地挣钱，她却不走正路，人们无不摇头叹息，都把眼光聚到老刘身上，看他如何处理。

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打骂声，人们以为老刘只会送那黑煤球，不会管教孩子，只能让孩子放任自流，却在一个周末，人们看见了那孩

子花着脸，跟在三轮车后，四处送煤球的一幕。孩子稚嫩的小脸和双手沾着煤灰，黑黑的，低着头坐着煤，引得路人观看。有人交头接耳询问这个送煤球的“童工”，老刘的老主顾们也忍不住责怪老刘，咋让孩子做这活？

凡是有人问，老刘就脸朝着询问的人，斜眼看孩子，重复他那句话，“人就像煤球，不烧，它永远是黑色，没用！一烧，就变红，就有用了。”老刘从不当着外人面责怪孩子，不提他是因为贪玩、打游戏、不安心读书才被赶出家送煤球。孩子听见有人问，便低了头，路人似乎听懂几分，但又不知其然，只是摇头。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一个小男孩跟着三轮车送煤球的情景便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老刘让孩子送煤球以及他那句精典的“人就像煤球”的话，便成了周围住户教育孩子的样板，拿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后来，城市发展，高楼如雨后春笋，挤掉了脖子般的石板小巷子，我们就分开了。没想到离别几年，在这里不期而遇。几年未见，老刘真的老了，脸上的煤灰更黑了。我们相互问着搬走后的情境，我的话题自然落到他的孩子身上。

老刘高兴地说，儿子已在北京读大二，女儿在市里读重点高中，都很好。从老刘的话和表情中，看得出他对孩子的满意。

聊了一会儿，老刘把担子放入路边的三轮车里，身子一起一伏地蹬着车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我在心里默想，他这个“煤球”，终于把黑色燃烧成了红色。让孩子成才，对他来讲，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打骂声，人们以为老刘只会送那黑煤球，不会管教孩子，只能让孩子放任自流，却在一个周末，人们看见了那孩

资讯快递

《红星照我去战斗》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戴明阳）中国蓝光高清光盘专辑《红星照我去战斗——李双江战友、师生音乐会》首发式于4月15日在北京举行。李双江以及中国唱片总公司、清华光盘、电子三所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了首发式。

《天域天堂》将在人民大会堂赈灾义演

本报讯《天域天堂》原定于5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青海玉树地震后，主办方决定将商业演出调整为赈灾义演。

玉树地震发生后，灾情牵动着青海文艺工作者的心。为了给灾区人们募集善款，表达青海文化工作者情系灾区、同舟共济的深

张明军画展将在荣宝斋大厦美术馆举办

本报讯4月29日，张明军骏马人物精品展暨同名画集首发式将在北京荣宝斋大厦美术馆举行。

张明军曾入天津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研习，师从刘勃舒先生。孙克先生评价他的艺术有此一论，着力在思想境界的追求，不避艰辛而顶风冒雪到大草原去写生体验，寻求灵

感和新意。张明军的国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美术展和海外艺术展，曾在中央电视台陈列馆、广东画院、中国博物馆等处举办个人画展。《关圣帝》、《奔腾》等作品被中南大学、人民大会堂收藏，大量作品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等编辑出版的画册和画刊。（于海东）